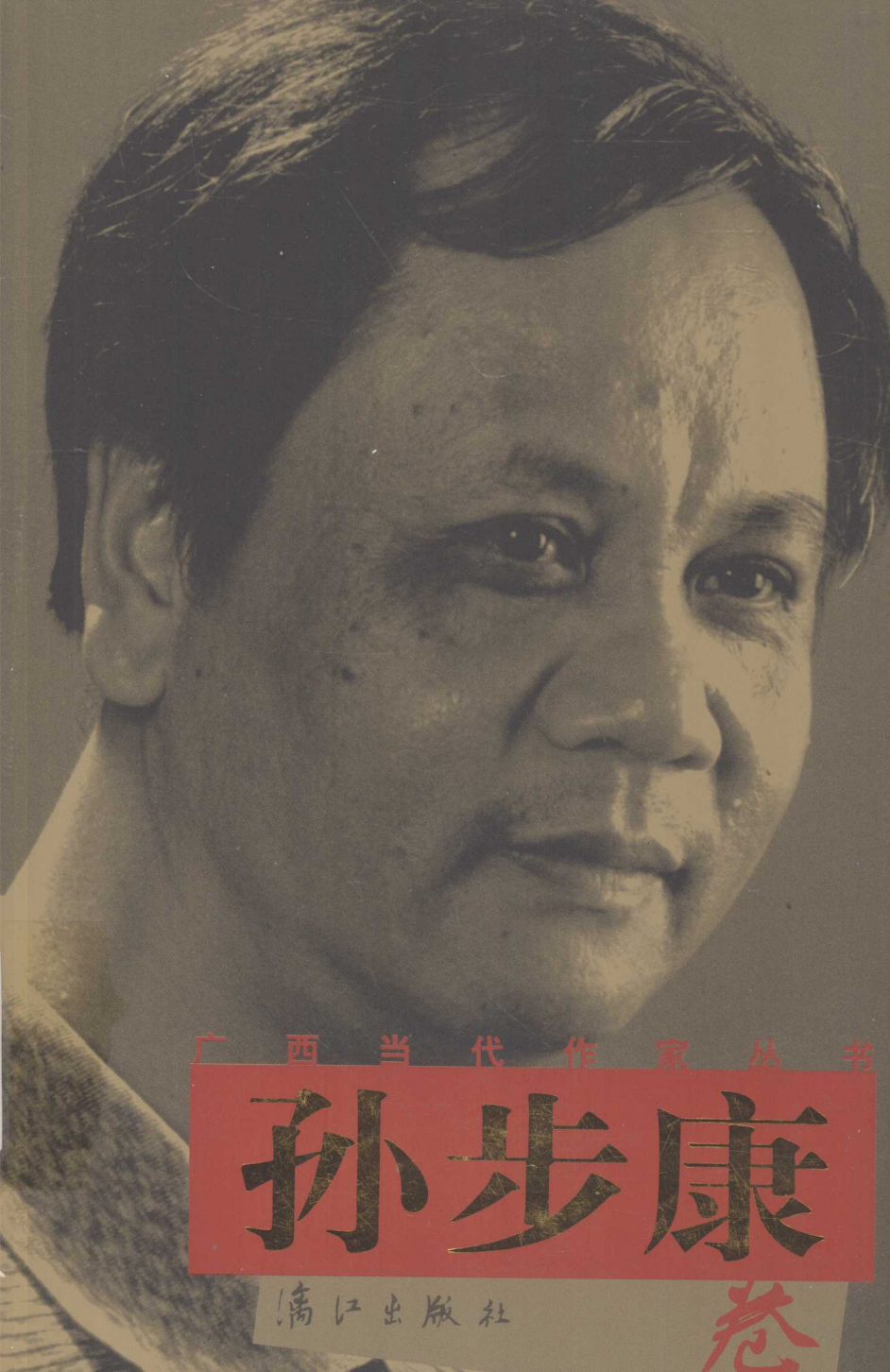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孙步康

漓江出版社

卷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孙步康

漓江出版社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孙步康卷/孙步康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5

ISBN 7-5407-3151-6

I. 广... II. ①广...②孙...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广西—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611 号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孙步康卷

作者◎孙步康

责任编辑◎沈东子

封面设计◎汤小胤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4800 千字

印张◎190.25

版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3151-6/I·1909

定价◎380.00 元(全 20 册)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编委会

顾问◎潘琦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

顾问◎沈北海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部长)

主任◎阳建国 于开金 杜森

副主任◎夏永翔 张武 冯艺 宋安群

装帧设计◎汤小胤

总 序

潘 琦

岁月的长河奔流不息,文学艺术的长河奔流不息。在广西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永远奔腾着一条浩浩荡荡的文学艺术的长河,孕育出一支活跃在中国文坛的文学桂军。尤其是近几年,关于广西文坛的好消息很多,国内同行广为关注。广西文学艺术事业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不断发展,八桂大地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拿起笔来从事文艺创作,呈现出一个精品迭出、好戏连台、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我很为这种蓬勃发展的文坛景象欢欣鼓舞。

为了进一步关注广西文学事业的发展,全面展示文学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及广西作家阵容,2001 年,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合力编辑出版了一套 20 本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深受广大作家的赞许和广大读者的好评。2002 年,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又联手策划出版新的一套《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收入广西很有创作实力的 20 名作家的专集,这些作家可称得上是广西文坛的杰出代表。漓江出版社把 2001 年出版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并入其中,统一装帧,形成了 40 卷本的《广西当代作家丛书》。今年,又出版 20 卷,遂使《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扩展为目前的 60 卷本。显然,这套丛书收入的仍然是广西当代优秀作家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具有创作实绩的作家的作品未列其中,仍有待于今后继续以各种形式分批出版。广西区人民政府和区新闻出版

局历来重视广西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特从出版专项资金拨出巨款,支持这一建国以来广西最大的文学创作积累工程,这是十分值得赞赏之举。

出版社把书稿清样送给我,要我写序时,我粗略读过一些作品,感觉获益匪浅。这些作品,构思新颖,主题鲜明,钩言提要,学问积累,很有个性。文笔自然流畅,语言质朴明晰,情感真挚动人,风格多样,全然是作家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精美文字,是作家个人情愫、艺术理想的诗意表达。作家的生活、经历、感受、灵魂、思想、境界以至文学理想,在字里行间一览无遗。这些作品文字简洁,行文明快,绘一处景致,记一件趣事,讲一个故事,画一个人物,都非常生动、感人、到位,读了使人得到心舒意畅的审美愉悦,享受文学与文化的“美餐”。

当然,作家也是普通人,一个精品的产生,与作家的素质有关,与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素材的积累有关。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爱好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生命感悟的体现,一种真性情的流露。写作只有进入这样的境界时,作品才具有打动人、感染人、塑造人的魅力。从我区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看,坦率直言,优秀的文学新作还不够多,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的精品力作很少,所以大家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作家艺术家应该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标准要求自己,严肃对待自己所从事的高尚职业,把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感统一起来,以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努力把更多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优秀作品奉献给人民。

文学艺术来自人民,来自实践。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真诚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关注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积极走向社会,走到基层,走入群众,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中,挖掘文艺创作的丰富矿藏,汲取诗情画意和艺术灵感,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

目 录

黑八角	(1)
歌魂	(45)
纤魂	(59)
感情危机	(73)
包工队	(86)
村梦	(114)
谢谢狗.....	(130)
蟋蟀擂台	(153)
鬼雄	(193)
泪血勒脚歌	(232)
遭遇油麻地	(264)
卷毛的集邮册	(276)
附录:作者作品	(287)
后 记	(288)

黑 八 角

十万大山从东往西南方向逶迤，在中国越南交界处突然断裂，裂缝处泻出一条野性的河。这河顺山势而行，山直水直，山曲水便曲，曲里拐弯，勾出块沙洲盆地，盆地便有圩市，名字起得特别：牛角沙。

牛角沙这圩镇没深没浅，不大不小，街市沿河而设，高低错落，木石结构，房子伸出靠河一截阁楼，往往凭两根石柱支撑。每日早晨总有一张张白净的脸从阁楼窗口探出，顺手将一桶昨夜的尿“哗啦”泼到河里，激起半河臭气，招惹得河里的船工和木排佬一个个捂着鼻瞪着眼张望，嘴里骂骂咧咧，心里却生着床上肉体杂技的遐想，想象着一个又一个喘气的故事……

牛角沙圩镇周围土地贫瘠，红壤土夹马卵石，种玉米种水稻种红薯皆低产，栽荔枝栽菠萝种柑橘有种无收，只有种八角，硕果累累，每逢仲秋，八角成熟，一枚枚油黑油黑的果实在疏枝间绷裂，散发出阵阵浓郁的茴香。摘八角的男女树丛间穿行，收购八角的贩子骑着摩托车乱窜。凉风拂过，唱出一串风流的山歌——

八角果熟黑麻麻，
阿哥在上妹在下。
抖擞罗裙等哥摘，
摘够果果再回家！

歌声刚落，八角林里轰起漫天欢笑。

漫天欢笑里蕴含着许多故事。

牛角沙是八角买卖的集散地。

牛角沙里故事多。

第一章 现在的故事：默娥

默娥驾驶小手扶“突突突”喷烟赶到牛角沙货栈，拖拉机后卡码着十袋八角，当顶的烈日烘晒，晒得八角浓香四溢。这是一片日头晒得太多的红土地，赭红色土壤滋养得男人女人血液炽热天性早熟。默娥就是个早熟的女人，生养了两个娃崽之后愈发丰满健壮，胸脯绷开了衣扣，臂膀绷皱了衫缝，臀部绷圆了屁股。十万大山就喜爱这样的女人，够肉头，够身板，做得工，驶得牛，驾驶拖拉机把握方向盘不打颤。城里那些黄蜂腰瓜子脸眉毛描得细细嘴唇涂得猴屁股猩红的骚女子整日讲苗条要减肥，拿到十万大山来哪个男人要？腰这么细厠得崽出么？涂那么多白粉买得起么？默娥这样的女人才是乡下人的老婆偶像，默娥是旺夫相，会帮男人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小手扶一停稳，默娥拎起挂在车厢旁边的长竹筒，晃荡晃荡，拔掉堵住洞洞的半只玉米芯，仰脖子灌了两口玉米稀粥，清清热，解解暑，跃下驾驶座，亮嗓门呼叫她的男人勒蒙。

勒蒙不在。讲好在货栈门前苦楝树下等的，勒蒙钻到哪个牛屁股去了？

勒蒙在对面街排档上喝酒。

米酒、烤烟和女人，是十万大山这片红土地男人的生存必需。不会喝酒不会吸烟的男子不算男人，只算阉鸡；没有女人的男人是寡公佬，生命残缺一角。能纵酒两斤三斤能吸烟指头熏黄满嘴黑牙的是佼佼者，女人跟着他才觉得有味道！勒蒙虽然娶了默娥这

样的好老婆，喝酒吸烟却不在行，烟酒场合未免气短，为这，默娥专门开着手扶进县城，买了瓶 65° 的北京“二锅头”，操练老公。勒蒙天生不是喝酒的材料，灌不足三两，便醉得死狗一样，直睡到翌日中午才醒，醒过来，揉揉眼，望着老婆，叹一口长气。

排档上，勒蒙又叹气。

这一年八角树大年，丰收，果多得满山皆是。果多，价就贱，外地来的采购员压价，国营果品日杂公司压价。承包山林种八角的乡下人发愁，摘下的一筐筐一袋袋八角积压售不出去，一场秋雨下来，气候转潮，沤得八角发霉变质，喂狗狗都不食，只有当垃圾扔。货栈里，勒蒙和几个乡下农户围定采购员老孟，好话讲了七八车，老孟爱理不理，求多了，老孟一挥手，发话：“哪位喝酒最劲，我买他的！”

勒蒙的脸拉成苦瓜样。

大排档上弥漫酒香，老孟叼着“阿诗玛”，烟圈吐得悠悠，冷眼看着三个乡下人灌马尿。勒蒙一头汗，挨在老孟身边低声哀求。老孟吸完一根“阿诗玛”，勒蒙赶紧掏出一包“白梅”递过去。老孟一摆手：“够了！吸多了霉气重。”勒蒙还想说些什么，老孟朝酒瓶一努嘴：“有本事，喝酒去，喝赢了，收你的！”

勒蒙说：“我喝不了，八角就等着沤烂么？”

老孟说：“这怪我？”

勒蒙口拙：“敢怪你么？你放个响屁都比我煮的糯饭香，你是大神，我敢惹神么？”

老孟发火了：“妈那巴子你这个卜佬，口臭，想让我买你的八角？哼，来世从狗屁股里钻出来吧！”

说着，一拍桌，酒瓶酒杯蹦跳：“喝酒！”

勒蒙嘴里像含只鸡卵，含含糊糊：“我……我喝……喝……”

老孟哈哈大笑：“还有丁点儿男人味。”

勒蒙艰难地端起酒杯，眉眼皱作一搭。

老孟说：“喝呀——”

勒蒙呷了一口酒，呛得连咳三声。

老孟冷笑：“没成色的，不能喝嘛，就是不能喝。滚一边去，让你的八角当柴烧烘老婆的花短裤吧！”

喝酒的男人们乐得爽神，直笑。

勒蒙还抱一线希望，哀求：“你高抬贵手……”

老孟说：“抬个屁。喝酒！”

勒蒙望着酒瓶发怵。

老孟说：“不喝？不喝也可以，从桌子底下钻过去！”

勒蒙摇了摇头。

老孟说：“酒，你喝不了，桌子底你又不钻，也配做男人？”

勒蒙做声不得。

几个嗜酒的乡党趁机讨好老孟，斟酒，递烟，赔笑，老孟微笑，用食指弹了弹酒瓶。

一只丰腴的手伸进来，抓住酒瓶。

老孟抬头，瞪了一眼抓酒瓶的女人。

女人说：“这酒，我喝。”

老孟问：“谁请你啦？”

女人说：“我是勒蒙的老婆。”

老孟浪声大笑：“勒蒙的老婆！哈哈，老婆，老公不济，老婆上阵。”

默娥说：“少废话，喝酒！”

老孟说：“你也来邀我喝酒？母鸡骑到公鸡背上了！”

说着，叫大排档摊主拿过两瓶“小角楼”，桌上一摆，如两枚炸弹日头下闪光。

老孟说：“练一练？”

默娥说：“喝就喝。”

老孟说：“划拳，还是杯对杯？”

默娥说：“我不划拳。”

老孟说：“也好，公平竞赛。”

默娥说：“得有条件。”

老孟说：“我晓得，喝赢我，你的八角我全部收购，市场最高价。”

默娥说：“要得。”

老孟又问：“你喝输呢？”

默娥说：“你提条件。”

老孟眨眨眼，盯紧默娥胸前诱惑的两坨奶子，直勾勾，色迷迷。默娥感觉到老孟咽口水的声音。老孟抬头看看暴烈的日头，看看闪烁的“小角楼”，一咬牙，说：“这样吧！你喝输了，我吃吃豆腐，揣你两下。就两下，不多！”

默娥未及答话，勒蒙急得哇哇叫：“使不得使不得，默娥你万万不能上当。我们回去，我们的八角不卖了！”

默娥冷冷地问：“不卖？不卖连油盐钱都没有了，娃崽要买布，你要买鞋，我要吃饭！”

默娥拍拍勒蒙肩头：“放心，我不会输。”

默娥平日不喝酒。默娥却有这份自信。默娥做姑娘时候喝过酒，是在娘家村里喝的。武装部搞征兵的老吴到村里，上她家喝，老吴是酒坛，把她父兄都打败了，轮到她上阵，一口喝了三大杯，脸不红，心不跳。老吴见了，连连摆手，说：“我不与你喝了，盲拳打翻老师傅，不跟你比，不跟你比！”老吴都怯，采购员老孟又怎么了？

默娥回复老孟：“依你。”

老孟问：“你不怕蚀亏？”

默娥说：“我是村边苦脉菜，博你城里五花腩。”

老孟拍手：“讲得好，够生动，够水平！”

喝！

烈日像一只赤红的火球，半空里滚动，炙烤得圩场蓝烟袅袅。

大排档摊主撑开五色阳伞，遮挡了一天酷暑，依然消除不了男人女人的焦躁。小角楼，大碗酒，酒闻着香，灌下肚辣，割喉，呛胃，搅肠，冲肝，太阳穴扑扑跳，血管呼呼发热。一杯，一杯，又一杯，囊三江，括四海，豪爽，英雄。喝，喝出气概，喝出侠气，喝出水平！

老孟越喝脸越红。

默娥越喝脸越青。

老孟的头发汗湿漉漉。

默娥花格子衬衫湿透，只剩胸前鼓凸的两处干白。

勒蒙捏着拳，吊着心，大气也不敢喘。

老孟醉眼蒙眬，有意无意瞥一下那丰满的干白，强打精神：“喝！”

默娥一挺胸：“喝！”

这阵子天空一片黑色。日头也是黑色的，一块乌云遮盖，如黑布蒙罩天穹。喝酒的人，看热闹的客，全在黑色中折腾。酒杯晃动，酒液泛滥，大排档像一只醉意醺醺的破盅。默娥湿润的嘴唇被烈酒烧干了，炸裂出一层薄皮，拿杯子的手青筋暴胀，如青蛇蠕动。

“喝呀。”老孟催促着。

“等一等。”默娥说，她觉得奶子胀乳，疼。

“等什么等？拼酒嘛，再容你一分钟，喝不干这盅，我可要揣馒头啦！”

默娥定睛，她看到一张走火入魔的脸，贪婪，饕餮。她害怕，憎恨，愤怒。心一横，尖叫一声，如逼急了转身咬人的母牛。说也怪，就在这片刻工夫，胸口一热，憋着的奶冲破了阻碍，呼啦一下淌出，疼痛，痛得钻心，痛得舒畅。疼痛过去之后，酒的混沌随着消失。默娥重又有了自信，有了豪情。她猫下腰来，拎起那杯酒，看也不看，全倾进嘴里去。

“还喝！”她一抿嘴，对老孟说。

“还喝？”老孟问。

“喝。”默娥敲着桌子，“一杯一杯不过瘾，这轮，三大杯！”

老孟眼发绿，他不明白，这女人哪来的充足底气。十万大山扑朔迷离，十万大山的女人也是扑朔迷离。

三杯酒。又三杯酒。像六只炸弹，炸开，肯定有人被炸翻！

老孟虚怯，老孟想说，竹篙打水平平过，到此为止。老孟刚要张嘴，默娥已端起酒杯送了过来。默娥说，谅你孟采购没这肚量，你输了买我四千斤八角用的是公家钱，我默娥输了八角卖不掉还得让你糟践，你输得起我可输不起，好在皇天有眼大神布洛陀保佑！默娥说着，将酒杯撂到嘴边，咕噜咕噜就喝，连喝三杯，脸不变色，心不跳。

喝完，盯住老孟。

老孟端起一杯酒，往唇边凑，想了想，又放下，叹了一口气：“唉，好男不跟悍女斗！”

默娥不理他说的是什么是，只一个劲追问：“收我的八角么？”

老孟说：“收。”

默娥说：“立即过磅！”

老孟说：“过磅过磅。”

日头变亮了！云不再暗，天不再黑，亚热带的南风浩浩而来，张扬着牛角沙圩亭的彩旗。烈日被云遮过一阵，重新复出，愈加泼辣，愈加灼人，白炽的光线，晒得满圩黄尘滚滚，晒得男人女人满脸流油。默娥拼酒斗赢了老孟，得意非凡，大咧咧狂癫癫穿街横行，她的老公勒蒙拎着布袋，紧随身后，顺着老婆的乳气走。更有一伙壮家后生，呐喊着，呼吼着，拥戴默娥沿街而去，俨然是酒神的示威。

十万大山的女人哟！

卖了八角，收好钱，天已擦黑，牛角沙街灯极少，极暗，黄糊糊一团雾。勒蒙默娥得了好价钱，不独吞。独食独生疮，蚂蟥拖过江，乡间俗话都这么讲。默娥与老公核计，拿出六张“大团结”，买

鸡,买鹅,买肉,买酒,买豆腐,买花生米,圩尾一个老表办桌酒席,请了十个同寨兄弟吃一顿。吃了两碗饭,夹了几箸菜,默娥便觉乳房疼痛。她明白,是奶胀。两只奶子一整天没娃崽吮了,膨胀如坠,如火燎。她悄然溜出老表堂屋,赶到后院,向着墙角,撩起衣襟,抓出白生生两只奶,一挤,两柱乳汁白线般射出,顿觉体内轻松爽神。

一双手从背后抱住了她!

是老孟! 采购员老孟。

老孟压近她耳边说:“别嚷嚷,我没醉! 今日我老孟在排档也没醉! 我还有半斤酒底,我是故意让你的,我不想让你默娥当众出西洋镜,你可得明白我一片苦心!”默娥说:“我知道你还能喝。你而今想怎样?”老孟说,我只想揣揣。默娥说:“就两下?”老孟说:“就两下。”说话间两只爪子便往胸前摸索,猫一样,抓住两只奶就攥就搓,挺用力,挺使劲,嘴里,还发出呼呼啸响。

默娥一巴掌将两只爪子推开:“够了!”

老孟说没够没够,老孟像只发疯的狼,像只野蛮的牛,老孟一使劲,就将默娥抱起,摔在院子红薯洼里,就要扯默娥裤子。默娥没嚷,默娥不想让屋里喝酒的老表听见,这样勒蒙脸没光彩。默娥自信能渡过这一劫难,默娥做人从来就这样自信。默娥不慌张,不怯懦,慢慢屈起一只腿,对准老孟两裆之间鼓撑撑地方,狠狠一蹬,老孟哟一声,仰面翻倒。

默娥缓缓站起,系紧裤带,鄙夷地望了捂裆抽搐的老孟一眼,吐口唾沫,走了。

矮墙下,一只蟋蟀悠悠地叫。

默娥走进黑亮夜色中。

天边划一道闪电。风,像一条蛇在红薯洼地钻来钻去。

远处,飘来一阵浓浓的八角香。天边的群山像躺卧的女人,峰峦如乳房,急剧起伏,苍茫中只见曲线的轮廓。

不知谁家打开了收音机，一个娇滴滴的女高音惊破了古老圩镇的暗夜，在夜空中发出摄人心魄的诱惑：“东方魔裤！东方魔裤！天然强力抗菌除病，是妇女界的一大福音……”

勒蒙笨拙地从屋里走出，截住默娥，问：“你上哪了？”

默娥冷冷吐出一句话：“我想杀人！”

停片刻，望着老公惊愕的脸和伸出半截的舌，默娥又说：“我想买只乳罩，大号的。”

第二章 过去的故事：朵朵

牛角沙以前没这么多人这么多店铺，不成圩，不成市集。100多年前清朝军队和法国人在镇南关打一场仗，牛角沙作为驿站，搭几顶茅棚，卖玉米粥，卖马草豆饼，供过往的将官士兵饮马歇脚。仗打完了，签停战条约，辟龙州埠为通商互市，牛角沙扼十万大山至龙州官道咽喉，才引人注目。突然十天半月内，来了数百男女，盖屋建房，在这地界定居，开店铺，设货栈，买船，扎排，烟馆酒楼赌摊水寨雨后蘑菇般冒起，鸡鸣犬吠鸭跳鹅嚷人烟云集。那年正月，逆江而上一伙“红船王”艺人，在牛角沙新砌码头上搭台唱了三天大戏，招惹邻近八乡三十六寨村民聚集看戏玩乐，乡人眼鼓，惊呼：“牛角沙变成大地方了！”

有利也有弊。

正月元宵，一支响箭射到牛角沙圩亭廊柱上，箭头带一张白布条，上写：三日之内，准备白米十担银子千两，充当猴头岗大寨军粮。落款是寨主麻七。下边还有两行小字：如有违抗，大王到处，鸡犬不留！

接到响箭，别的圩镇惊煞人。然而，牛角沙却像无事一样，照样做工食饭，照样做买卖。

三天后的夜晚，月亮已不圆，像只大柠檬，斜挂在天空，显得清

冷几分。这种夜晚往往勾起盗贼的杀戮性情。麻七与手下喽啰吃了几碗寡酒，腰插一支法国出的“单的”手枪，眼圈红红，直奔牛角沙。

牛角沙，一座不设防的圩市。

圩门是大开的口，月光下闪耀着温柔。麻七望着这温柔，想象着即将到手的金银元宝白米黄豆，还有奶子硕大屁股浑圆的女人，口水咽了几个来回，脸面上一只只黑色的浅坑洋溢着喜悦。麻七抬头望了望月亮，骂了句“述也蒙”，拔出腰间“单的”手枪，狼一样扑向圩口。

圩口宁静，月光下端坐着一个女人。

女人一身素白，如塑像，如仙姬，依稀见黑的发红的唇，醒目的是胸前两点嫣红。月光如水，漫过来，漫过去，在那嫣红处停驻，嫣红便凸现出来，闪耀着华贵，俨然不可侵犯的华贵。喽啰不敢上前，禀告麻七，麻七虎着脸，吼道：“怕个卵！女人也值得怕么？跟我来，拿住他奶奶的，就地开餐！”

冲到离女人两步远地方，麻七脚软了。

他看清了那两点嫣红，红殷殷的冷峻，蕴藏着无限杀机。麻七在绿林中吃夜粥有七八个年头了，晓得那两朵嫣红的桃金娘花的厉害，那是十万大山黑道上舵主蒙三巾的镇山之宝！蒙三巾被清军主帅冯子材请出山参加镇南关大战，打番鬼，杀强贼，远近闻名。战争结束，朝廷封赏，蒙三巾拒之不受，率领手下四大天王返回十万大山，江湖上传为佳话。年前闻道蒙三巾过世，旧部由他年轻貌美的夫人朵朵率领，不知去向，没想到，聚居在牛角沙。

麻七怯怯地问：“是朵朵夫人吗？”

女人依然端坐不动。“既然知道，何必再问。”

麻七拱手作了一揖。“夫人在此，我回去了。”

女人的声音如寒光闪闪的钢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天底下有这种便宜事？”